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上)

徐振亚 主编

56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Фе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上)

徐振亚 主编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陀斯妥耶夫斯基集 (上、下)

(俄) 陀斯妥耶夫斯基著; 徐振亚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6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

ISBN 978-7-5360-5126-3

I. 陀... II. ①陀... ②徐... III. 陀斯妥耶夫斯基, F. N. (1821~1881) —纪念文集 IV. K851.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3873 号

责任编辑: 林贤治 张 懿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34.25 2 插页
字 数 59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定 价 68.00 元 (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编 选 前 言

文学史源远流长。回顾时，我们当会发现，这个不断衍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与少数作家的天才的艺术创造密切相关。这是一群卓异的人物。对于世界和生命，他们有着独特的发现，而且凭借富于个性的语言，出色地表现这一切，包括伴同这发现的敏锐的感觉、想象力和无尽的激情，以及内在的更深隐的精神结构，比如社会理想、理性、道德、人格、美学原则，等等。他们彼此之间，无疑存在着天才的差异，但都以各自独特的艺术个性构成“范式”，影响同时代人乃及于后世，形成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文学传统。当然也有沉寂一时者，但是，其文本的潜在的影响力是恒在的。对于这些作家，我们习惯地称之为“文学大师”。

在此，我社编辑出版一套大型丛书《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旨在通过系列大师的介绍，显示不同国家和时代的文学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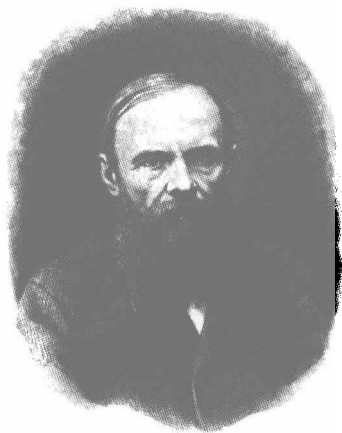
丛书呈开放式，选材严格，每人一集；至于时代国族，则不设限界。一集之中，以作品为主，另行选入相关的传记及评论文字；每集前后均置有作者概述及生平年表，使读者对作家有更直接、更完整、更深入的了解。在译文方面，尽可能选用多家，冀有翻译史的线索可寻。对于翻译界前辈所做的开启性的工作，这也当不失为一种纪念。

因译者不同，译文先后发表时间不一，书中有关的人名地名等译法多有出入，为保持原译作的完整性，今仍其旧。

图片由多方搜求所得，是书中有机的组成部分，不独装饰而已。

《世界文学大师纪念文库》的编辑出版，是一个累积性的文化工程。在编辑过程中，承蒙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学者、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同行的襄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意的感谢。

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罗扎诺夫这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活过得特别轻松的时代，或者生活的艰难还没有被意识到的时代，这位作家甚至可能完全被遗忘，其作品也不为人们所阅读。但是，每当在历史生活的道路上陷入窘境的时候，每当在历史道路上前进的各民族受到某种震动或者遭遇窘境的时候，这位对于这些历史道路进行过许多思索的作家的名字和形象就会出现，并且丝毫不会失去力量”。

过去才不久的二十世纪就是人类经历了大动荡、大变化、大灾难、大牺牲的时代，即罗扎诺夫所说的“受到震动”、“遭遇窘境”的时代，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俄罗斯经典作家中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面对全球化的滚滚潮流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同样怀有种种疑虑和困惑，而这种对于人类命运和前途的疑虑和困惑，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亲自经历过，进行过长期、深入、痛苦的思考，而且得出了许多不无启迪意义的、富有预见性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巨匠，同时又是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留下的那份极其宝贵的遗产依然是当代人类需要汲取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多少年来，我们对这位作家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思想长期受到禁锢，对于这位极其复杂、极其深刻的作家的解读和研究还相当片面，甚至是扭曲的，在有些人的印象中，扣在他头上的“反动作家”这顶帽子还没有

完全摘除。因此，继续深入研究、分析、批判、继承这份遗产，仍然是一项富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1821年10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诞生在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父亲后来购得一处规模不大的田产，还获得了贵族称号。1837年，母亲去世。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不久他父亲被自己田庄上的农民打死，从此他们经济上陷于困顿，生活靠亲友接济。在军校期间，他因贫困而领受了富家子弟的白眼，甚至遭到无端留级一年的不公待遇。1843年从工程学校毕业，获少尉军衔，进入军事绘图处供职。一年后，他辞去公职，专事文学创作。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既是他涉足文坛的初步尝试，也是一种谋生手段。1845年问世的处女作《穷人》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从此他声名鹊起，成为“自然派”的新秀和一员干将。

从思想倾向而言，这时候他是一位“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积极参与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并因在会上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而于1849年4月23日被捕，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同年12月22日与其他小组成员一起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直到临刑前才被赦免，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尔后罚为士兵。经此变故，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原有的癫痫病发作日趋频繁，并且折磨了他一辈子。在荒蛮寒冷的西伯利亚，他领略了监狱的黑暗，发现了贵族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弥合的鸿沟，更重要的是真正了解了底层的人民，促使他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流放期间，他结识了伊萨耶娃，成就了一段并不幸福的婚姻。

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返回彼得堡并从事文学创作。1859年发表长篇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契科沃村及其居民》。1861年，展示苦役犯可怕的生存境况和精神世界、深入剖析人心的小说《死屋手记》问世。1862年开始，他先后四次跨出国门游历西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国都留下了作家的足迹。与一般旅行者不同，他对闻名遐迩的那些名胜古迹和湖光山色没有太大兴趣，他集中注意观察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欧洲令他失望，他对欧洲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疑惑。《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便是他考察西欧后思考的记录，提出俄罗斯发展有别于欧洲道路的观点。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次出国与苏斯洛娃的一段恋情有关。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和性格上的差异，他们炽烈的恋情最后以分手而告终，给他精神和心理造成很大打击。最后

一次出国表面上是与新婚燕尔的第二任妻子去度蜜月，其实是为了躲债。由于和兄长合办的刊物《时报》被沙皇当局查封，欠下一笔巨额债务，而兄长不幸去世，留下孤儿寡母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抚养。他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差点被关进债务拘留所，剩下的唯一选择便是出游。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第一次出国开始，就迷上了轮盘赌，结果一输再输，甚至把新娘的首饰也输得一干二净，最后因缴不起房租差点沦落街头。小说《赌徒》(1866)对赌徒的心态有出色的描写，从中不难看出作者自身的体验。有意思的是，该书的创作成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次婚姻。为了偿还高额债务，他拼命写作，出版商也乘机要挟，规定在很短的期限内交稿，否则作家的所有版权归出版商。无奈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能聘用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由他口授，安娜负责记录并整理文稿。仅用二十六天时间，不仅按时交出了《赌徒》的书稿，而且两人因此结成了夫妻，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多亏安娜的悉心照料和精明打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有了一个感情的避风港和稳定的创作环境，写出了《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鸿篇巨制，最后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

186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被认为是陀氏创作中最晦涩难懂的作品，有人评论是对革命民主主义的恶毒攻击。其实，作者塑造的主人公“地下人”只是个为了捍卫个性自由、不愿充当“管风琴上一枚小小的螺钉”的不妥协的造反者，只是采用了夸张的姿态而已。1866年长篇小说《罪与罚》出版，这部小说给作者带来世界性声誉。作品表面上说的是一桩谋杀案的侦破过程，实际上是一部深入探讨人性和人类命运的哲理心理小说。《白痴》(1868)的主人公梅诗金公爵纯朴无邪，诚实谦逊，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却被那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现实社会诬为“白痴”。美丽善良、既高傲又自卑的娜斯塔西娅·费丽帕夫娜是俄罗斯文学中罕见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她火烧十万



俄国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



俄国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



世界各国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



世界各国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

卢布的场面更是俄罗斯文学的精彩篇章。作者以非凡的功力描写人性的复杂和矛盾，而对那个善恶颠倒的现实社会的批判达到空前的程度。《群魔》（1871—1872）的问世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左翼评论界认为是作家最反动的一部作品。如果冷静客观地看，不难发现作家在对革命、暴力、社会主义、道德、人性、目的和手段等重大问题进行严肃深入的探究，这样的探索至今还不失现实意义。《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计划分上下两部，最后只写了第一部，但被公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高峰。卡拉马佐夫父子两代人，构成一个“耦合家庭”。这个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鲜明的性格，代表着不同的人生理念和追求，每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体现了“俄罗斯性格”的不同侧面。作家此前曾涉及的“小人物”、幻想家、双重人格、灵与肉、超人哲学、权力意志、个性与自由、苦难救赎、俄国道路、人类命运等与政治、社会、哲学、伦理、道德、宗教主题融合在一起，形成四面轰响、八方呼应的宏大叙述，充分展示了俄罗斯现实社会的真实图景，成为一幅生动刻画俄罗斯性格的艺术画卷。而寓意深刻的《宗教大法官》那一章竟成了众多哲学家争相研究的课题。作家去世前在莫斯科普希金塑像揭幕仪式上的演说成了他坚守的根基论的最后阐述。1881年1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逝世。

纵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各种各样的苦难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从父母早亡失去家庭支持到政治上备受迫害，死刑、监禁、流放、苦役、秘密监视……人生可能经历的种种苦难他都亲身经历，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背上了“叛徒”、“反动分子”的骂名；在经济上他债台高筑，长期处于窘迫状态；在写作上，他完成的几乎都是“急就章”，无法像生活优渥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那样字斟句酌地修改文稿；在思想上，“上帝的存在”、人性的善恶、个性与自由等等永恒的问题折磨了他一辈子；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中，屡遭挫折和打击；还有那时时发作的癫痫病……然而，正是这些接二连三降临到他头上的人生苦难，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加了他的阅历，加深了他对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和俄罗斯人民的了解，迫使他深入思考和研究人生意义、俄罗斯道路、世界前途这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正是这些苦难经历铸就了一位世界文豪和杰出的思想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个多世纪以来，围绕他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过。不同倾向的政治家、哲学家、评论家、作家都按自己的理解阐述他的这份丰富的遗产。例如，对于作家开掘人的心灵、无情解剖人性所到达空前未有的深度，以及这方面表现出来的高超艺术，一般都给予高度评价，似乎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是对他

塑造的双重人格看法很不相同。早在青年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立志要探索人性之谜：“人是个谜。要解开这个谜。即使为此穷毕生之精力，也不能说空耗年华”。后来他又说：“我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刻画人心深处的全部奥秘。”成名作《穷人》就表明作家在刻画小人物心理方面与众不同的特点。“小人物”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题材，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到果戈理的《外套》再到契诃夫的《公务员之死》，着重表现的是主人公悲苦无告的不幸，《穷人》同样以“小人物”为题材，着重强调主人公的主体意识和人格尊严：“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不是一块任人摆弄的抹布”，“我的面包是自己的，是用劳动挣来的”。别林斯基大为赞赏说：“在一个最浅薄的人类天性里有着多么美丽、高贵而神圣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探索人性的道路上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还要进一步开掘下去。中篇小说《同貌人》（又译《双重性格》，1846）一反以往善恶分明的正负面形象，塑造了一个既善良又向往恶、善恶融于一体的主人公。尽管作品遭到别林斯基的批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双重人格这个题材始终怀有浓厚兴趣，并不断加以深化。《罪与罚》中的淫棍斯维特里加伊洛夫，《群魔》中可怕斯塔夫罗金，《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扬言要杀父的德米特里，无一不是作家塑造双重人格方面鲜活、真实、成功的例子。庸俗社会学的评论否定作家对人性本身、对于复杂的心灵世界的探索，把人的恶行仅仅归咎于外部环境和社会制度，认为那是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这不仅远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实际，也不符合作家的初衷。作家在1880年4月11日给云格的信中写道：“这（双重人格）是人的最普遍的特征……这特征一般说来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然而并不是在每一个人的天性中表现得像您那样突出。正因为如此，我感到您很亲切，因为您的双重人格与我的一模一样，我一辈子都是这样。这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同时又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是一种强烈的意识，自审的需要。您的天性中存在着一一种对自己和人类担当起道德义务的需要，双重人格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您的智力不是那么发达，目光比较短浅，那么您的良心不会感到不安，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双重人格了。”这番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性观和他创造的那些复杂的文学形象。

以往的评论指责作家对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态度。如果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并认真研究他的书信、《作家日记》及其他言论，不难发现这样的指责并不公正。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作家强烈不满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用他自己的话说，“很不喜欢现实”，他的一系列作品都深刻揭露并无情批判了现实的不公、虚伪、残酷、荒唐

和恐怖，体现了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他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分歧在于选择的道路不同。他反对的是脱离现实的空想社会主义，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任何社会只能容纳已经达到成熟程度的进步”，否则是“冒险，是牺牲整个人类”，无异于“从天上摘星星”。因此，“只有通过试验，即改善眼前的生活，逐步积累经验，让人民自己走向社会主义，如果这是一帖医治百病的良方”。他反对忽视个性自由、一味强调物质决定一切的机械唯物论，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投机革命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主张建立“俄罗斯人民的社会主义”。他反对暴力，反对把未来的幸福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用千百万人的牺牲作为代价，不希望“同胞互相残杀”。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跨越道德底线犯下命案的原因就是要实践一种可怕的“超人”理论。他把人分为两类：一类仅是繁殖同类、受人掌控的普通人，另一类是才华出众、心狠手辣、推动历史前进的强者。强者“毫无例外都是罪犯……他们不怕流血……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可以杀死千千万万人”，大家却把他们看作为人类谋幸福的救星。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后陷于万般痛苦的境地，良心难以承受巨大折磨，最后在广场当众忏悔，无疑宣告了这套理论的破产。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激进主义情绪，知识分子竟相否定一切，生怕自己不够“赤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这股激进主义的旋风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怕被论敌扣上“叛徒”、“反动分子”的政治帽子，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清醒和敢于反潮流的勇气。

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想拷贝“法国模式”实行暴力革命，也不赞成固步自封维持现状，他主张逐步改良，提高人的道德水准，他坚守的是“根基派”立场。在他看来，贵族已经腐败，知识分子脱离了人民，只有人民心中还装着上帝，充满了宗教情怀，懂得宽恕，富有同情心和无边的爱，人民才是立国的根基，代表着未来。他幻想人民与君主直接融合，超越那些不懂得人民利益和俄国历史作用的政党，进而建立人民与专制国家的永久联盟。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走向了宗教。他认为基督是最高理想，唯有基督才能拯救俄罗斯，拯救人类：“如果真理离开了基督，他宁愿选择和基督在一起”。他走向上帝并非出于盲目的信仰，而是经历了长期而痛苦的怀疑之后作出的选择。他反复说过：“上帝的存在是自觉不自觉地折磨了我一辈子的问题。”回顾陀思妥耶夫斯基围绕这个问题所做的种种努力，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大致的路线图：从渴望信仰（还不是信仰本身）经过难以克服的怀疑，找到根基论这个中介，然后在根基论的土壤中培育出自己真正的信仰——这就是俄罗斯的上帝，俄罗斯的基督。经过俄罗斯化

的基督获得了新的力量，拥有巨大的创造力，而且从高不可攀的天上降到了人间，变得异常亲切。梅诗金公爵（《白痴》）、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和长老（《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体现了基督精神的理想人物。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当众忏悔自己的罪孽在服刑中获得新生，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代替斯梅尔加科夫承担杀父的罪责，灵魂得到复活，都是因为受到了基督精神的感召和鼓舞。通过苦难获得救赎，用苦难净化自身的灵魂，用宽恕他人获得内心的慰藉和平衡，这是东正教的行为准则和道德理想，也是俄罗斯人民为了减少冲突、避免争斗、力求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一种历史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历来受到诟病，其实这才是作家的真实面目，也是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如果不抛弃那些远离实际的僵硬的教条，我们就永远无法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无法真正理解他的极富远见的思想，也无法客观公正地评价他对俄罗斯文学和人类思想的巨大贡献。

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和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位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我们选编了这个包括作家作品、书信、论文、札记以及关于他的回忆录和评论的集子。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出版社和众多译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特别要感谢我的老师、远在澳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冯增义教授，从确定内容、选择译文到具体编排，自始至终都得到冯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他还把自己珍藏的有关图片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甚至不顾年迈体弱，还亲自补译了部分材料。两年来，一次次的越洋电话和一封封的电子邮件，无不体现了老一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后学的关心和鼓励。还要感谢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和张懿女士，正是由于他们的信任、关心和宽容，才使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把这本集子编完。我深知，由于材料的局限，更由于自己学养的欠缺和视野的狭窄，这本集子还存在不少问题，真诚希望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徐振亚

2007年7月23日于上海

目 录



(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001
---------------------------	-----

小 说

地下室手记（节选）	003
罪与罚（节选）	057
白痴（节选）	101
卡拉马佐夫兄弟（节选）	143

评论与随笔

《时报》随笔选

——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节选）	207
1860—1861年美术学院画展	212
理论家的两个营垒	221
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	225
作家日记（节选）	227
从博览会说起	227
一种现代的虚伪	236
论对人民的爱	240
乔治·桑简论	243

对历史的不切实际的理解	249
俄语，还是法语？	251
祖国未来的栋梁讲何种语言？	253
《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	255
爱伦·坡小说三篇	259
尼·瓦·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	260
谈涅克拉索夫	267
普希金——在俄国语文爱好者协会会议上的演说	272
记事簿摘录	286
序言提纲	286
论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	287
我	288
答卡维林	288

(下)

书 信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39年8月16日)	291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5年3月24日)	293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5年11月16日)	294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年2月1日)	296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年12月22日)	298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4年2月22日)	302
给娜·德·冯维辛娜 (1854年2月下旬)	311
给玛·德·伊萨耶娃 (1855年6月4日)	313
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3年9月20日)	315
给亚·叶·弗兰格尔 (1865年3月31日)	317
给娜·普·苏斯洛娃 (1865年4月19日)	319

给亚·叶·弗兰格尔 (1866年2月18日)	321
给米·尼·卡特科夫 (1866年4月25日)	324
给约·列·亚内舍夫 (1866年4月29日)	326
给安·瓦·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 (1866年6月17日)	327
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67年5月22日)	329
给阿·尼·迈科夫 (1867年8月28日)	331
给索·亚·伊万诺娃 (1868年1月13日)	340
给阿·尼·迈科夫 (1868年3月1日)	341
给阿·尼·迈科夫 (1868年4月2日)	343
给阿·尼·迈科夫 (1868年12月23日)	346
给尼·尼·斯特拉霍夫 (1869年3月10日)	348
给阿·尼·迈科夫 (1870年4月6日)	350
给阿·尼·迈科夫 (1870年10月21日)	354
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71年4月28日)	357
给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1年5月5日)	360
给尼·尼·斯特拉霍夫 (1871年5月30日)	361
给亚·亚·罗曼诺夫 (1873年2月)	364
给米·彼·波戈金 (1873年2月26日)	366
给符·阿·阿列克谢耶夫 (1876年6月7日)	367
给柳·亚·奥日金娜 (1878年2月28日)	369
给几名大学生 (1878年4月18日)	370
给叶·费·云格 (1880年4月11日)	374
给玛·亚·波利瓦诺娃 (1880年8月16日)	375
给尼·卢·奥兹米多夫 (1880年8月18日)	376
给阿·费·布拉贡拉沃夫 (1880年12月19日)	378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

德·华·格里戈罗维奇	383
彼·库·马尔季扬诺夫	393

亚·叶·弗兰盖尔	398
尼·尼·斯特拉霍夫	409
符·谢·索洛维约夫	414
亚·谢·苏沃林	416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418

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弗·谢·索洛维约夫	465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	468
瓦·瓦·罗扎诺夫	474
尼·亚·别尔佳耶夫	476
巴赫金	482
赫尔曼·海塞	486
安德烈·纪德	488
茨威格	497
弗洛伊德	500
鲁迅	509
勒纳·韦勒克	512

附录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及著作年表	528
----------------------	-----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小说

